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聽他們冷嘲熱諷不禁也激起了怒意，想了一下道：

「駱先生！府上還有沒第二個蜂窩！」

駱仲和笑道：

「爲了想一睹大俠神技，在下什麼都準備了雙份，可是這樣一來，不是又傷了大俠的仁心嗎？」

金蒲孤冷笑道：

「仁殘之別，要在一樁同樣的事情上才分得出來，先生且慢風涼話，等在下射出箭後，自然就知道了！」

駱仲和怔了一怔，隨即招呼道：「放飛靶！」

牆前木架上雙搭好一個蜂巢，金蒲孤不等舉火，就抽出一支長箭射了過去，箭羽振空，首先發出嗡嗡之聲，與群蜂飛翔之聲，完全一樣，片刻之後，嗡嗡之聲大作，想是巢中的蜂群被箭引了出來！

片刻之後那枝長箭又繞了一圈飛了回來，金蒲孤歸箭入囊，淡淡地道：

「各位可以過去看看了！」

每個人都朝他望了一眼，似乎不相信他那輕而易舉的一箭能有什麼驚人的表現，雖然他的迴風射法，使長箭又回到原來出發的地方，這種手法很新奇，但光靠一新奇是無法令人滿意的！

金蒲孤見沒有人動身，乃冷笑一聲道：

「各位似乎對在下太信任，居然連成果都不加以檢查了嗎？」

蜂鳴之聲如足見他們還是在那兒飛翔，那金蒲孤這一箭究竟表現了一點什麼呢？」

駱仲和忍不住道：「金大俠，請恕我們眼拙，大俠這一次射箭的靶究竟是什麼？」

駱強冷笑道：

「金大俠是俠義中人，講究仁者之射，那一箭自然是向那一窩蜂子打個招呼，又飛回來了！」

金蒲孤望了他一眼，笑笑道：「台端的眼力真好，居然看得那麼清楚！」

駱強冷笑道：「我不但看見那群蜂子接受了金大俠的訪問，而且還備下盛筵，邀請金大俠前去飽餐一頓呢！他的語氣十分尖刻，話中的含意更是極盡挖苦之能事，連駱仲和聽了都感到不好意思，輕聲斥責道：駱強，你的話似乎太多了。」

駱強一昂頭道：

「早知道祇憑一手迴風射法，就可以大享盛名，我們又何苦化那麼多時間去苦練射技！」

金蒲孤淡淡一笑道：

「府上究竟是禮義之家，不但這位貴管家有如此多禮，連飼養的野蜂都受了感化，在下不過是使用長箭打了個招呼，他們卻客氣得具帖回拜……」

駱強怒叫道：

「姓金的！你胡說八道些什麼，大夥們是要看看你箭上的真功夫，不是聽你說鬼話！」

金蒲孤哼聽冷笑道：

「你剛才說得那麼活靈活現，我還以為你真的看清楚了呢，原來你祇是信口打哈哈……」

駱強怒氣更盛，正待發作，駱仲和都聽出金蒲孤話中有話，用手一攔道：

「金大俠神射妙技，不是我們這些肉眼凡胎所能識其奧妙的，大家還是過去看個仔細吧！」

說著首先走了過去，其餘也將信將疑地跟後面，走到木架前，祇見那些野蜂都散落在木架四週，有的還在蜂巢上，薄翅不住地煽動，就是不飛起來。

駱強冷笑道：「原來金大俠仁者之射，祇是震得他們無法飛行而已！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這群野蜂有意思，你看他們的回貼上口氣多麼謙虛……」

說著用手指著牆上的一地小字：

「有眼無珠者敬謝下坊，俟片翼重生之期，當專誠叩叩！」

衆人大吃一驚，驚奇的不是這行字的語氣，也不是書法，而是這行字的本身，它們是用一片的蜂翼連綴而成的！

難怪那些蜂群光是振翅而無法飛翔，原來他們的兩片翼都祇剩下一片了！

金蒲孤笑著又遭：

「這一群野蜂的數目也出配得恰到好處，若是少了一頭，則無以成字，少不得要在措辭上是重新斟酌了……」

駱仲和長歎一聲，合手對金蒲孤作了一洪道：「神乎其技！神乎其技……」

(一四九)

坐在最遠處的姐姐低著頭微微動了一下肩膀，我看見她從脖子到整個臉部好像被火燙傷般火紅，是不是她也不敢抬頭看這悲慘的一幕呢？

久野表叔的名字叫久野恆實，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，他的年齡接近六十，身體非常消瘦，目光犀利，灰白色的頭髮看起來很堅硬。可是他卻眨都不眨一眼，靜靜地遠遠看著正在咳嗽的哥哥。假如一個人的眼神足以殺人的話，那麼哥哥此時可能早已氣絕身亡了。

久野表叔的臉長長的，鼻子高高的，挺拔的面孔令人聯想到他年輕的時候，一定是個英俊的帥哥，但是，隨著年紀的增長，他的五官變得更加的凹凸分明，這時候，顯現在他臉上的祇有憎恨傲慢的態度。

至於裡村慎太郎哥哥，從我最初踏進這個房間開始，他就是最受大家注目的。可是，唯獨祇有他一個人讓我無法看出他的性情。

他的年紀大約和春代姐姐差不多，外表肥胖臃腫，皮膚很白，光著頭，身上穿的一眼就能看出的粗糙卡其服，十足個軍人的打扮，至於臉上沒刮乾淨的鬍子渣，剛好印證美也子所形容的——是個邋邋、落魄的男人。

正如剛才所敘述的，我從踏進這個房間開始，就一直注意慎太郎的表情。我試著想從他的表情裡探詢一些訊息，結果卻是一無所獲。他沉默地將雙手交叉在胸前，不管有任何變動，始終維持一動也不動的姿勢，眼睛冷冷地望著別處。

他看起來像是臨危不亂、大膽穩重的模樣，可是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我懷疑他是不是已經瀕臨虛脫的狀態了。

坐在慎太郎旁邊的就是他的妹妹典子小姐。當我第一眼看到她時，我可以肯定她絕對是個醜女。有人說，美麗是一種籌碼，如果她長得非常漂亮，我可能會很同情她，甚至會爲父親所造成的罪孽感到自責、抱歉，但是也由於她實在不夠漂亮，她不僅沒有讓我有這種感覺，甚至還覺得心安理得。

典子張大眼睛好奇地看著在座的所有人。說她天真無邪，或許真有那麼一些，除此之外似乎就一無長處了。她是個額頭寬臉頰消瘦的女人，正如美也子所描述的，她看起來不和我差不多年紀。

這並不是表示說她看起來很年輕，祇是他給人的感覺是，她好像錯過了成長的樣子，就像是不足月的早產兒，一眼就可以看出她有多脆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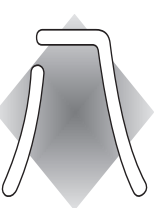
她好奇地一一巡視在座的所有人，直到她的視線轉到我的身上才停止，然後她全神專注地望著我。但是，我知道她的眼裡沒有摻雜一絲特別的感情存在，反而祇是像天真無邪的孩子在看一項珍貴、奇特的東西罷了。

哥哥還是不停地咳嗽。他每次咳嗽暫停的間隔，都會發出痰卡在咽喉的聲音，聽起來好像快要刺穿骨頭一般。儘管如此，還是沒有任何人上前去慰問他，我覺得屋裡的氣氛愈來愈沉重，一股窒息的感覺向在座的每個人壓迫過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哥哥突然揮了一下手。

「王八蛋！王八蛋！我這麼痛苦，竟然沒有任何人來安慰我，王……」

(三十六)



## 墓村



橫溝正史

## 招魂

倪匡

可是齊白卻像是愈來愈忍不住，他陡然一揮手：「總得弄開來看看，好歹是個皇帝，總有些奇珍異寶，陪著他下葬的。」

我苦笑：「那大宅中寶物你還嫌不夠多？」

齊白的回答理直氣壯之至：「我是一個盜墓人，祇取墓中的東西——把珍貴的古物，陪著死人，常埋在地下，那是人類無數愚昧的行爲之一，必須打破！那巨宅不是古墓，我不會動裡面的東西！」

我給他這一番歪理，說得啼笑皆非，我看到那「大明建文皇帝之墓」雖然簡陋，但也全是一塊一塊方方正正的大理石砌成的，石工十分精細，砌得嚴絲合縫，齊白身上，明顯地沒有大型開掘的工具，倒要看看他有什麼方法把它「弄開來看看」！

我想到這裡，便不再說什麼，擺出一副袖手旁觀的樣子，冷眼旁觀。齊白向我望了一眼，見我不再阻撓，也立時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向我眨了一眨眼，一副「且看老夫手段」的神情。

在接下來的半小時之中，我總算真正知道了齊白盜掘本事之高超！

祇見他先不知從什麼地方，取出了一雙狹長形的工具包來——那不算稀奇，很多慣竊，都隨身帶有這樣的工具包，但當他解開之後，我看到裡面的工具，都見所未見，大多都十分尖銳、細長。

他取了其中一根細長如筷子的金屬棒，看來像是鑽頭，果然，他將之放在一個手搖的裝置上，揀了一個石縫，開始打孔。

那鑽頭鋒利之極，石粉紛紛落下，不到兩分鐘，已打進了約有十五公分。

他連打了五個洞，每一個約莫相隔三十公分，然後，又取出一個皮袋來，打開皮袋。我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你要用炸藥？別忘了我們在山洞裡！」

齊白打了一個「哈哈」：「放心，全世界的爆炸師使用炸藥的知識加起來，也不如我的！」

他把棕褐色的粉狀烈性炸藥，小心塞進那些小孔中，然後裝上引線，雷管——他身上這種小小的工具，層出不窮，東抓一樣，西摸一樣，取之不盡一樣，看起來，十足像是在玩魔術。

那一下爆炸聲，即使是在山洞之中聽來，也不會比同時開三瓶香濃酒更響，可知齊白真的極精於使用炸藥，計算好了炸藥爆炸的力量、盡量逼向內，那才能更好的起到爆破作用。

而且，在爆炸過後，煙霧也不多，可以立時清楚看到，有五塊石塊，已各自凸出了二十公尺，而且明顯地鬆動了！

齊白走過去，順手就移下了一塊，這時，我也不禁由衷佩服他，走過去幫忙。那五塊石頭移開之後，已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大洞。齊白的電筒向內一照，看到在一個並不很高的石台之上，放著一具十分考究的棺木，墓的空間並不是很大，在棺木附近，是一些祇有半公尺高的陶俑。

(七十四)



「看來妳皮在癢了，我就好好幫妳抓癢！」說完，曾瑪俐上下其手的直往崔幼晴的脇窩窩鑽。

崔幼晴跳了起來，腳蹻的痛讓她寧皺了眉頭。「別啦，我最怕癢了，妳饒了我吧，我得去洗澡了，我全身都是汗臭味。」

曾瑪俐這才放過崔幼晴，沒注意到她的腳痛。「快去吧，最好泡個熱水澡，我看妳很累的樣子。」

「我當然累，小腿痛到不行，我看明天早上起來，我這雙腳鐵定廢了。」

崔幼晴拾了換洗衣物走進浴室，然後放了一缸滿滿的熱水。

她需要鬆弛神經，更需要安定自己的情緒。

脫光衣服，沖洗過後，她才泡進水溫適宜的浴缸裡。

回想起今天的一切，她還是覺得不可思議。千想萬想，想了好多次和他重逢的畫面，就是沒想過會是在應徵工作上。

看來她距離他愈來愈遠了。

孟虎當完兵之後就出國唸書，現在已經是留美碩士，又是研發部的經理；而 she 不但一事無成，還得賴在瑪俐家。

孟虎呀孟虎，一如她初見他時，她完全無法從他身上移開視線。

她是癩蛤蟆，而孟虎是天鵝；她想不通自己當年怎麼會有勇氣對他告白。也許當時真是太年輕了。年輕是很好的借口，可以不顧一切，想做就做。

換成現在，打死她也不可能說出那樣的話。

拾起毛巾，濕漉漉的敷在臉上。

她要是沒有瑪俐的身材、瑪俐的個頭就好了。

一百六十公分的身高，配上五十公斤的體重，怎麼看，她都覺得自己圓了一點。

圓圓的臉，圓圓的手臂，圓圓的肚子。

像現在半躺在浴缸裡，那小腹上的一圈肥肉，根本可以切下來當三層肉買。

她還是對他有著難以言喻的悸動，原來她的腦子沒什麼長進，還停留在大一那年的心思。

大一那年，她在衆社團中，一眼就看上了登山社。

應該說一眼就看出孟虎那塊活招牌。

當年大二的孟虎，是登山社的社長，百岳中至少已經登上三十座，現場擺放了許多攻上山頂的放大照片。奇萊北峰、合歡山東峰、八通關山、大小霸尖山……

壯麗的山景、綿延的天際、紛飛的大雪，她的心被牽引到十萬八千里外，期盼也能跟著自由飛翔。

她二話不說就加入登山社。

登山社裡都是英雄好漢，個個耐力與體能都是一流，而她也從一個軟腳蝦被訓練成能負重十公斤裝備的女超人。

孟虎對社員都很好，對學姐學妹更是一視同仁，每個喜歡他的女生，是人人有希望，個個沒把握。

在他即將畢業的前夕，她不知道哪條腦筋打結，竟然跑去跟他告白……

叩叩叩的敲門聲，讓她從短暫的失神中回魂。

「晴晴，妳怎麼洗這麼久？不會睡著了吧？」

瑪俐的聲音在浴室外響起，她才發現熱水已變成冷水，是她太累了？還是想他太久了？

(六)

## 痴心愛戀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又想到：我適才聽那小姐想念之意，甚覺關切，祇是他爲人正氣，不是個可以苟合的。我於今直索想一個法兒，打動我姑父，乃是上策，千思萬想，在枕上反覆不寐，直到天明起來，梳洗完備，將夜間和韻的詩，寫了一個斗方，自己拿了，細細觀看。那詩道：

自負風流氣本豪，仙娥遇後眼偏高。想思遠勝吳江水，不畏并州快剪刀。

其二  
字羅山畔欲忘歸，誰道夷光曠代稀。夜何妝樓偷半面，似多春恨不勝衣。

其三  
女伴挑燈與不孤，可憐孤鳳立庭梧。琵琶撥盡傷心事，羨汝知音勝丈夫。

其四  
私語關心我恰聞，相思從此更紛紛。月明春水綠猶賽，孤負朝光與夕曛。

蔣青巖自己看了一遍，將斗方藏在一邊，然後換了衣服，竟進內室來，替華刺史問安，恰好遇著柔玉小姐姊妹三人，走出華夫人的臥房來。蔣青巖忙上前作揖，那姊妹三人也不迴避，都道了一聲「哥哥萬福」。祇有柔玉小姐因夜間的緣故，羞得那白玉般的臉兒，從耳根邊紅到面門。兩個妹子不知就裡，祇認作是姐姐怕羞，也低著頭一齊去了，衆丫頭、侍妾看見蔣青巖，忙去報知華夫人和華刺史，華刺史吩咐請進臥房。

蔣青巖到臥房中間候了一回，知華刺史病體已癒，吃了茶，便回到書院中來。張澄江和顧驪仙聞得華刺史的病體好了，都甚是歡喜，向蔣青巖道：「小弟二人，待令岳父出來，觀其動靜，卻要回去，恐家母懸望。」蔣青巖道：「小弟的意思，也正如此，我們同來，還須同返。」按下不提。

且說柔玉小姐，因早間撞見蔣青巖，坐在繡房裡道：「那蔣郎昨夜雖然唐突。卻也是個情種，祇是我華柔玉看差了，我豈是私期苟合之人。他若能央一個媒約向我二親道意，也未必不成。我要遞一個口氣與他，又無人可托，且是女孩兒家，羞答答不好啓齒。」想了又想，忽然想起道：「他昨夜有詩在此，要我和他，待我取出來看看。」立起身來，先將樓門兒開了，然後向箱中取出蔣青巖的詩稿來，展開從頭細細觀看，再三吟哦，不覺低聲讚道：「絕妙好詩，我華柔玉若得配此人，也不孤負了我的才學。我不免將他這詩和了，裡面微露此意，教他竭力圖謀，得便遞與他，卻也無妨。」當下拈起筆來，也不思索，一首一首和將去。

(二十四)

**神機妙算張太乙**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**聖路易新聞電子報**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